

我在安仁捕光捉影

李仕勇

今年春节，成都大邑安仁古镇的主题活动是“跟着电影赶大集”。活动以“电影”为媒，将“中国年文化、文旅消费、公益惠民”巧妙串联，让老百姓在光影流转中，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。这场由中宣部电影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活动，还同步启动了公益放映周，辐射多省市，计划放映超百场，为新春增添了浓厚的光影氛围。

说起电影，安仁这座千年古镇与光影的缘分，可谓源远流长——千年古镇，光影千年。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刘氏庄园，更完整保存着民国公馆建筑群与古街巷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建筑艺术之美，让安仁备受影视界青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世纪70年代至今，在此取景拍摄的影视作品已逾两百部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然影棚”“天然影视基地”。

在安仁拍摄的第一部电视作品，是纪录片《收租院》。而在安仁取景的第一部电影，则是《革命军中马前卒》。这部影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精心打造，于1981年上映。拍摄期间，摄制组专程赴大邑，在安仁地主庄园(刘氏庄园)取景。影片由伊明执导，张育年、齐剑秋等主演，讲述了1901年，来自四川巴县(今重庆市巴南区)的富家少年邹容，为寻求救国真理，17岁东渡日本留学，21岁为实现《革命军》的理想献出年轻生命，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马前卒。

随后，在安仁取景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——谍战/年代剧系列有《双枪老太婆》《暗算》《一双绣花鞋》《梅花档案》《解密》；家庭情感剧系列有《家春秋》《红娘子》《芙蓉花开》《一路风雨一世情》；历史人物剧系列有《彭家珍》《死水微澜》《朱德》《刘伯承血战丰都》《陈云出川》《龙虎人生》；喜剧/其他系列有《傻儿师长》《傻儿军长》《林师傅在首尔》等。

2015年电视剧《解密》在安仁拍摄时，笔者有幸与导演安建及主演陈学冬、颖儿、经超、郭京飞、印小天零距离接触，还与印小天结为朋友。杀青之际，印小天特意邀请我和钱币博物馆馆长李可在，在成都宽窄巷子“三只耳”火锅店共进晚餐，以示庆祝。那顿火锅，至今回味起来仍觉温暖。

安仁古镇不仅是“天然影棚”，还是一座博物馆小镇。在众多博物馆中，有两座与电影息息相关，承载着中国电影百年记忆。

2011年，民间收藏家曹贵民在刘元璋公馆创办了“安仁电影博物馆”，占地约5600平方米，馆藏数量约22万件。走进这座博物馆，仿佛步入老电影的时光隧道：2万多张20世纪80年代前的电影海报、3000多本20世纪70年代前的电影拷贝、1000多本20世纪70年代前的电影画报和杂志、100余台老式放映机，以及不计其数的电影节单、电影院门票、电影票根、电影音箱……它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鲜活的老电影世界。

继“安仁电影博物馆”开馆之后，2012年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刘文辉公馆创办了“崔永元电影传奇馆”。场馆面积约5000平方米，设有12个不同主题展区，藏品1000余件，涵盖电影海报、放映机、道具、剧本、台本、影人手迹、电影衍生品等。这两家电影博物馆，共同构筑了安仁古镇独特的电影文化景观，让游客得以零距离触摸中国电影百年光影。

近年来，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投资25亿元打造的“四川影视文创城”也落户安仁古镇，这是全国首个校内影视全流程创制基地。随着年代实景街区、数字摄影棚、虚拟制作棚等现代化设施的落成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影视摄制组前来取景拍摄，为安仁的光影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安仁的光影故事，还在继续书写。而我，依旧在这座古镇里，捕光捉影。

卷里藏真 笔下见心

——读《闲情逸咏》《慕思杂俎》《楹联小集》有感

■ 韩毅



一步都不容易。这联所承载的是一条朴素而深刻的入世经验：言和行之间距离遥远，想当然的东西在实践面前不堪一击；更饱含着一个“过来人”的慈悲：他不想教训你，他只是告诉你，路就是这样，你慢慢走。

这本书按主题分成了七辑：“清平节庆”“书赠友朋”“贺致斯文”“瞻敬前贤”“闲吟风物”“浅悟人生”“试品古诗”。如上所列，不胜枚举。你看，对联在他手里，可以是题记、是书信、是对话的媒介，更可以是生活感知。可见，于陶武先先生而言，对联这种“微型文学”，完全可以跳出它本身的局限，成为自由表达社会生活的通用载体。

更难得的是，陶武先先生的楹联创作形成了自己的“二维叠加创作法”。中国哲学讲“太极生两仪”，宇宙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。对联的“和”，在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“气”贯穿在两相呼应的字词义中，“冲”而不乱、“冲”而循矩、“冲”而有度，在对手里充满难以遏制的审美张力。这种创作方式需要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、情感思维和理性思维相互交融，才能做到水到渠成。作者正是以此让我们看到，其对联如何寄托家国情怀、个人修养、古今沉思、生活哲理。

二、古今里的“共情”：《慕思杂俎》的“眼”

如果说《楹联小集》怀揣着陶武先先生格物致知之“心”，那《慕思杂俎》就是睁开了他洞古察今之“眼”。这本书研究了十几位历史文化名人：苏东坡、辛弃疾、陈子昂、杨升庵、司马相如、李清照、陆游、杜甫。选这些人很有意思。他们多是文人，大多有过宦海沉浮；都才华盖世，又大多命运坎坷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著名作家阿来在序言里敏锐地指出，陶武先看这些人，“非常自然地就看到了这个方面”——即他们作为行政实践者的“事功”。这视角很独特。

比如写苏东坡，他不仅展现其作为文学巨匠的成就，更聚焦东坡在“变法”与“守旧”的夹缝中坚持突围，在“忠君”与“恤民”之间的相融兼顾。他特别提出东坡的民本思想，说“夫天下者，非君有也，天下使君主之耳”——天下不是君主的，君主只是替大家管理。这话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。

写辛弃疾，集中突出“男儿到死心如铁”，一心收拾河山、报效国家的坚贞，又重点剖析他在当地官方时用“闲枵者配，强梟者斩”的经济手段平穩粮价，以及分粮给邻州救灾的政绩。如果缺乏“共情”催生，缺少实务历练，对先贤这种小中见大的细节，也许很容易忽略。

让人震撼的，还有下面这一联：“说来我们一路向南，漫步普洱。茶城衣染香，雅韵沁心房；几声号子耳边起，街巷闻马蹄扬。夜幕降临，徜徉在普洱古城，篝火熊熊，乐声悠扬。品一盏千年老茶，赏一曲围圈锅庄，醇厚回甘之中，尽是人间温情。移步梅子湖畔，行走在湖面廊道，白云在头顶轻舒，清风在眉间拂过，青山绿水相映，令人沉醉其间，惬意满怀。”

“茶香万里通环宇，马迹千秋贯古今。”重走茶马古道，望着陡峭崎岖的山路，斑驳狭长的古道，不难想象当年马帮跋山涉水、将茶叶运往远方的艰辛。身临其境，更能体会马帮人不畏艰难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行至那柯里古镇，聆听当地老人讲述马帮过河、马儿见水落泪的动人传说，更觉“青石板路印蹄痕，茶香漫过风雨桥。马帮铃远云烟里，一城故事共春潮”。

我们惊叹于“倒生根”古树的神奇，颠覆了“树难成林”的认知。走进滇南曼远

《慕思杂俎》选取的八位历史名人，川籍或长时间羁旅四川的先贤占了六位，作者桑梓情深，顺理成章。他关注这些先贤的政绩，并且对政绩的书写占据了文章的大量篇幅。像苏东坡，上至朝廷帝王友，下至天涯流浪徒，黄州汝州杭州惠州儋州，一生四海零落，却能处处建功立业，类似筑苏堤、建教义会之类事功，历经千年依然震撼人心。

作者的观点，分陈于若干章节之首，要言不烦，清晰爽朗。关于苏东坡那篇，作者分成“文坛艺苑的巨匠”“人生征途中的强者”“社会生活中的凡人”三个单元，其下又各分若干小节来叙述。在“人生征途中的强者”中，又分出《在“变法”与“守成”的交争中不改初心》《在“忠规”与“恤民”的兼顾中奋厉淑世》《在“顺途”与“逆境”的变换中初而挺立》《在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冲突中超然自适》等篇目。

你发现规律了吗？作者始终关注的，是这些人究竟“做成了什么事”，而不囿于他们“写出了什么名篇”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做了一辈子事，显然真切懂得什么叫“做事”。他因敬重而书写这些古人，或许更在于他们的作为对于今人有宝贵的借鉴意义。他们“怎么做”“怎么做事”的选择，足以让后来者师之。

写陈子昂，他着力其“骨气端贞”的品格——陈子昂一生坎坷，屡遭打击，却始终不改初心，敢于直谏，哪怕被构陷、被冤死，也绝不低头。这是一种风骨。写辛弃疾，他着力其“千古英雄谁敌手”的气概——辛弃疾一生想收复中原，却始终不被重用，临终还在喊“杀贼”。这是一种悲壮。

写陆游，他着力其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赤忱——一生北望中原，直到最后闲居山阴，弥留之际仍然嘱咐子孙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这是一种情怀。

他的着力点源于一种深刻的“共情”。只有同样做过事、经历过事的人，才能读出历史人物身上那些“被忽略的部分”。也正因为这种共情，作者写的这些人物，不像教科书里那些干巴巴的“文化名人”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挣扎有坚持的人。

比如他写李清照，不写她的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”，而写她南渡之后的颠沛流离，写她再嫁又离异的勇气，写她一个女子在古代文坛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。他写杨升庵，不写他的状元头衔，而写他被贬云南三十五年后，仍然著书立说、教化边民，最后在戍所的那份坚守。

仔细品读《慕思杂俎》便不难发现，陶武先先生瞻仰古哲先贤，一直避免刻意塑造，而是坚持唯实还原；他不愿通过歌颂功德把前人高挂历史牌坊，更愿意通过考察人性把先贤放入社会场景；带着自己对

人世的理解，去和这些历史人物隔空对话，赋予远古文章以现实意义。因此，陶武先先生笔下的古人，与今人有着明显的“共情”，历史上的“他”与现实中的“我”有着明显的“互动”。于是，这些古人，显得特别熟悉，特别鲜活。

三、平仄间的意象：《闲情逸咏》的“情”

“诗言志”“词缘情”，诚然。品读陶武先先生的诗词赋集《闲情逸咏》，颇觉真“性情”跃然纸上。

诗人周啸天在序里讲了个故事。他和作者第一次见面，作者提到曾在会上说过：“要识庐山真面目，还须深入此山中”。这是把苏东坡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翻了个个儿。苏东坡关注当局者迷的问题，陶武先先生由此而思考不当局亦迷的问题，进行了一首《庐山》：“层峦叠翠雾蒙蒙，洞府从林道不同。要识匡庐真面目，还须出入此山中。”将既“入乎其内”又“出乎其外”，既深入又全面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巧妙融入其中。

以客观写精到，以实情见真我。这种“较真”，贯穿了整本《闲情逸咏》。写现实，不空泛。书里有《震区真情》《雨后新景》这样的组词，写的都是作者真切经历。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他在一线参与救灾，写下《临江仙·医情》：“欲缝针联期盼，托瓶手挽蹒跚。杏林叠影鸟惊天。掌灯驱迷雾，护齿掩疏帘。”没有宏大叙事，就写医生在废墟缝隙里急救，托着输液瓶扶着伤员走路。那种紧迫和温情，全在细节里。

三年灾后重建，他又写《鸪鹑天·民居》：“掩翠廊檐晓晓霞，连云画栋起山洼。清风荡去无休雨，紫燕归来不识家。”新房子盖起来了，连燕子都认不出老家了。最后一点题眼：“人生且出门前路，踏过崎嶇气自华。”——走过坎坷，顿开气象。

写日常，见哲思。他写《菊》：“淡蕊流黄，纷华叠浪，金风剪裁紫英放。吐蕊犹露，冷香清照，疏枝至老抱余香，清魂素影离尘壤。”菊花的品格，也是人的追求。

写《高铁》：“极速玉龙穿洞府，峡谷铺虹，云海通天路。飞越时空今胜古。机车一动消尘雾。”把现代科技写得既有气势又有诗意，最后说“万里江山新吐故，未来岂靠神仙许。”——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

守格律，不僵化。陶武先先生对诗词格律很讲究，但讲究不等于死板。他有个得意句子：“横竿点破一江沧”（《浣溪沙·春约》）。画面感极强：一根鱼竿点下去，整江碧水仿佛玻璃般被“点破”了。诗词名家周啸天评论说，这个“沧”字押韵，唐诗几乎没有用，宋词也少见。但作者并不拘泥于前人是否有使用的先例。这种在规矩里的创新，《闲情逸咏》里比比皆是。

评论家林峰评他的词“有自家风味”，石厉说他的赋“词开物象，意兴山河”。确实，读《闲情逸咏》，你能感觉到作者在认真处理每一个题材，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赏菊品茶，都投入了真感情、真思考。

四、三部作品，一道风景

把三本书放在一起看，脉络就更清晰了。

《楹联小集》是“点”——用精干的体裁，捕捉瞬间感悟，恰似“微雕艺术”。《慕思杂俎》是“线”——沿着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，探寻精神家园。通过对话古人，梳理自我的来路，宛若“文化考古”。

《闲情逸咏》是“面”——把诗词赋的触角，延展到生活的各个维度。从国家大事到个人情怀，从自然风物到科技成就，都在他的笔墨范围内，构成“情感地图”。

展开这三本书，恰似步入一道文化风景线。这道风景不乏引人入胜的看点：

一是见自我。他选择写陈子昂、苏东坡、杜甫等人，写抗震救灾、灾后重建等事，写梅兰竹菊等物，写都江堰、乐山大佛等景，皆可见到自身的影子。人与我、物与我、事与我都是浑然一体的。就如其写菊的诗中有句：“安身篱下又何妨”，到底是菊的精神写照，还是“我”的心灵独白？显然，二者兼有、二者兼善。

二是重贯通。他的写作不是割裂的。读史的心得会化作对联的意境，生活的体悟会变成诗词的灵感。各种文体在他手里是相通的，因为背后是同一个思考着的人。所以，这三本书，看似各自成册，实则同归一脉，各有各的精彩，又共同成景。

三是善深入。写抗震救灾，他捕捉到医生在废墟里打针的感动；写灾后重建，他观察到“紫燕归来不识家”的细节；写高铁，他欣赏到“峡谷铺虹”的壮观；写菊花，他感触到“疏枝至老抱余香”的品格；写都江堰，他体悟到“顺势导流”的精髓。几乎所有题材，他都能找到具体的、可感的切入点、闪光点。这让他的作品不空洞而有温度，多深刻而有启迪。

四是守章法。读一个人的作品，往往能够感知一个人的性格。据我所知，陶武先先生特别注重思维缜密、行为严谨，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比较充分。写对联讲究对仗平仄，研究历史就深入真实史料，写诗词就严守格律又力求新意。这种既一板一眼守章法，又大刀阔斧开生面的严肃性、认真劲，尤其珍贵。

最后得说说文风。这三本书的序本身就有看头。魏明伦的序活泼泼辣辣，没写好是“对不起”“没关系”——这种来自民间的智慧比喻，妙趣横生。阿来的序从成都的城市记忆写起，再写到与作者的交游，亲切自然，但深远的道理一点没少。李明泉、周啸天、李后强、林峰、石厉的序，也都各有特色，但共同点是：不摆架子，说实在话，非常契合作者的秉性。

陶武先先生自己的文字，大多干净而精准，朴素而生动。他写苏东坡的开头：“苏轼是备受国人推崇的历史名人。千百年来，一提到他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难以顶峰的文学成就和独步天下的文豪风范。但事实上，苏轼是一个鲜活立体的、立体的人……”这开头，没有论文腔，也没有公文调，就是平实地开始讲一个人，朴实，但一下子就抓住了人。

这种文风贵在哪儿？贵在既专业又可读。专业，是底子扎实，观点经过深思；可读，是不堆术语、不绕弯子，就想着把事情清楚、把理讲明白。这背后是一种对读者的尊重，也是一种表达的自信。

在互联网新媒体条件下，“新大众文艺”应运而生，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、话语关系与价值体系，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。陶武先先生的写作，虽然形式传统，但精神内核却与“新大众文艺”相通——都是大众担当主体、主创、主角，都是运用传统方式表达现实生活，都是呈现共创共享的文化形态。

更打动人的是这种写作的“日常性”。这不是为出版赶工，而是经年累月的沉淀。对联里有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，历史研究是多年思考的结晶，诗词记录了不同时段的生活。在追求流量、习惯碎碎的时代，这种笃定的、深入的、与自己对话的写作，本身就是一种沉静的姿态。它提示我们：有些价值需要时间发酵，有些思考必须独立完成，有些表达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。

这样的写作，或许不会成为畅销热点，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，留下它沉着的、最终被铭记的、从来不是一时的荣耀头衔，而是他们留给后世的精神印记。

早春新图景

■ 周安才

古村，林木葱郁间，吊脚木楼错落而立，浓荫掩映下，特色屋舍别具风情，浓郁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。路旁甘蔗林在蓝天白云下挺拔生长，村庄炊烟袅袅，一派生机盎然的南国风光，让人大饱眼福。中午时分，烤五花肉、烤土鸡、烤鲑鱼，搭配各类原生态时蔬，更是让人大饱口福。

夜幕降临，西双版纳星光夜市华灯初上。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，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，这里集美食、购物、文化体验与风情演艺于一体。佳人情影、珍馐美味、旖旎景致，令人目不暇接；歌舞弹

唱、欢声笑语、市井烟火，声声入耳暖心。四方游客或驻足观赏，或闲坐品味，人间百态尽汇于此，将澜沧江两岸装点得流光溢彩，令人心潮澎湃。

漫步告庄，大金塔巍峨矗立，身着傣装的身影与江景夜色相映成画。烟花腾空而起，将马年新春的浪漫与喜庆，洒满整片夜空。一路上，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，耳畔皆是五湖四海的乡音，无数游人奔赴这片温暖热土，打卡拍照，定格美好瞬间。

放松，是中国人一年辛劳后的最佳方式。路再远、票再贵、人再挤、车再堵，又何

妨？旅途虽有奔波，打卡亦有辛劳。但马年早春，我们一马当先，步步生花；一路收获，一路欢歌。满眼盎然春色，铺展成祖国壮丽的早春新图景。

